

奉系之首 东北之王

—— 张作霖兴衰始末

点评：

张作霖出身绿林，却能称霸东北，并三度入关，两度控制北洋政府，称得上一代枭雄。他成功的秘诀何在？

张作霖文化不高却精通权术，他当土匪时就抱有“先当胡子后当官”的目的，先是周密策划，劫持奉天将军夫人，演出一段“英雄救美”的把戏，投靠了清廷；再卖友求荣，谋杀义兄获得清政府的赏识。辛亥革命后他倒向袁世凯，当袁复辟失败时，他又用阴谋驱逐了袁在东北的势力，从而称霸东三省。他为坐稳江山，不惜与日本人勾结，以出卖东三省利益来换取日本的支持。他仇视革命，对抗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并在北京杀害了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他连年穷兵黩武，殃及百姓，所作所为无非是满足他的政治野心与权力欲。

张作霖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但却内心残忍，权欲熏心，他从小土匪起家，最后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最后一位元首，其过程一步一脚印，都深深地留下了诡谋的痕迹……

卖友求荣 从土匪到高官

1875 年 3 月 19 日，一个男婴在辽宁省海城县北小洼村降生，父母给他起名张作霖，但在他小的时候，大人们叫得最多的却是“张老疙瘩”。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是一个不事生产、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赌博成性的人。张作霖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自然也就无幸福可言。父亲一天到晚出没于赌场之中，很少关心自己的妻子儿女。母亲虽然偏爱他这个“老疙瘩”，却因家境困难，连让他吃饱穿暖都很难，更谈不上对他进行教育、培养了。因此，张作霖自小就成了村里有名的“野孩子”。

小时候的张作霖整天在外玩耍，摸爬滚打，逮鱼捉虾，除此以外，再无别的乐趣。孩提时代的贫困生活，使他养成了怕吃苦，敢闯敢干的性格。贫寒的家境令张作霖在童年备尝艰辛；恶劣的社会环境，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不良印象。这些对他后来的成长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有财赌博成性，他经营的小杂货铺，本来只能勉强糊口，他则一赌就光，不几年，便倾家荡产。于是，张有财便外出他乡，但仍恶习不改，放赌抽红，赢了则大吃大喝，输了就要无赖，对妻子更是未放在心上，动辄杳无音信。张有财的所作所为，给年幼的张作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小的张作霖便开始了他的赌博生涯，常常与其父结伴同行于赌场，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母见幼子越学越坏，很是着急，用尽方法，全都无效。后来，随着年龄渐大，张勉强上了几天学，终因不守学堂规矩，被撵出了私塾。

张作霖 14 岁那年，其父因赌博纠纷，被人害死。张作霖对其父的不幸之死无动于衷，吃喝玩乐依然如故，后来因为生计原因，举家迁往张的外公家栖身。是年张 15 岁，虽然食于外祖父家，但仍不事农活，整天无所事事。不久，其母将其送入木匠铺作学徒，但亦因放荡成性被赶出作坊。

张作霖一家 6 口，孤儿寡母，其母迫于生计，让他学作小买卖以养家糊口。不料，由于他与其父同是天涯赌博人，亦往往是入不敷出。他从小就善使小聪明，玩弄阴谋诡计，但一到大赌场上，就难以和老赌徒们相匹敌。然而，他和老太太玩纸牌却有拿手好戏，他欺老太太耳聋眼花、反应迟钝，常常玩弄小花招。一天他和几个老太太玩纸牌，忽然狂风四起。他见状大喜，乘风将窗子吹开之际，把身子压在牌桌上，一手把住自己的钱，另一手将 3 个老太太的钱，统统拢到自己手里，他一边搂钱，一边喊着：“这风太大了！将钱都吹跑了！”等三个老太太明白过来时说：“你搂钱跑了不要紧，我扣你的篮子！”张作霖边说：“没关系，篮子是空的。”老太太着实无奈。

他常在赌场中混，往往输得精光，以至于生计维艰，而且欠邻居的债，越积越多。债主们常来索取，弄得其母非常难堪。于是，总免不了要责骂他，他却“胸有成竹”地告诉母亲：“欠债不要紧，会还清的。”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便在外面大喊：“谁家的小猪落水了！”邻居们闻讯赶来，只见他跳进水中，迅速将落水的小猪打捞上来，并交给了猪的主人。猪的主人原来是他的债主，债主感谢张家小子救了他的小猪，于是索性将其欠的债务统统免了。可债主哪里知道，是张家小子故意将他的的小猪扔于池塘之中。

后来，他便和土匪们鬼混在一起，以至于被关进狱中，出狱后，仍恶习难改，纠集一帮地痞，打家劫舍。一次，由于输钱后

偷盗，被人当场抓获，于是名声一落千丈。他感觉到无地自容，于是决定远走他乡。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盗匪猖獗，人民生活在兵荒马乱之中。东北土匪日益横行。1896 年，21 岁的张作霖离开家乡，投奔当年结识的匪首冯麟阁。冯并未将他留下，而是将他推举给另一匪帮董大虎手下当土匪。张作霖加入匪帮后，充当“揽把子”专门负责“看肉票”。他在董手下干了几年，结交了不少窜匪、赌徒、无赖、恶棍，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几年的土匪生涯，使他渐渐“成熟”起来，比以前更加狡猾、奸诈诡计多端。随之，他的野心逐渐也在增大。

1900 年，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各地混乱，于是匪势大炽。在黑心集一带，又出现了一支拥有四、五百人的大匪帮。张作霖率领“弟兄”慕名来访，并和匪首一见如故，于是他将自己心爱的手枪赠送该匪首作为见面礼，遂成至友。不久，他从一个马贩子手中抢了 10 余匹马，啸众 30 余人，另立门户，而且声势渐大。

当时，辽河两岸土匪活动猖獗，许多村镇中的地主乡绅，为了“保境安民”，常常采用“以匪治匪”的办法，纷纷勾结土匪组织所谓“保险队”，于是张作霖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在日俄战争期间，他的行径受到日本人的欣赏，不时得到日本人的军火援助，因而，他的势力日益扩大。当时，日俄战争爆发，张作霖严守中立政策，受到清廷和日俄的好感。但他暗中收到日俄军的金钱和枪械的贿赂，有时为俄军筹集粮草，收集情报；同时又为日军效劳。他在日俄火并中从中渔利，以壮大自己的力量。1904 年 12 月间，日本特务头子黑泽兼次郎，了解到张对俄有好感，当下想干掉他，后被司令部一参谋制止。同时，日军又赠银币 1000 元让张为其效力。此后，张死心塌地跟随日军，表

示对日俄持观望态度，但暗中常常偷袭俄军。据日本一特务的日记记载：一个名叫张作霖的中国人对日军抱有非常好感，愿誓死为日军效力。

另据日本“黑龙会”出版的“东亚先觉志士”记载：张最早当过俄军间谍，被日军逮捕呈请井户以判处死刑，并认为张可以加以利用，一再设法请示日军总司令部儿玉参谋次长，同时请参谋长福岛和田中一义从中斡旋，张表示“愿为日本效命”，并在誓约上签字划押。实质上，当时张不仅堕落为叛徒，而且成为日本特务。

1901年2月，张作霖被另一帮土匪包围，连小命都差一点赔上。突围出来后，逃到了八角台，并和当地土匪张景惠合并。接着，借助汤玉麟的势力消灭了另一匪帮，于是声名显赫。不久，三个匪帮合并，成立了八角台“保险队”，依靠日本人的支援，又加上张作霖重视结交“名士”，网罗“人才”，势力很快发展起来。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东北各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加之1900年沙俄的入侵，东北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902年，清政府开始整顿奉天地方，为了补充官军之不足，加强地方的统治，决定收编各地“保险队”，并成立“招抚局”。

张作霖闻讯后，便向“智囊”们讨计，于是“智囊”们便建议说：“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十室九空，商旅不行，将到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你可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作霖听后，认为“言之有理”，于是认为“有机可投”，并高声叫嚷识时务者为俊杰，还大言不惭地对张景惠等人说：“现在中外和约已成，俄国退兵，朝廷不会再让我们胡闹下去，招抚令已下，我们不如就此归顺，为国出力，洗刷以前不白之名。”众匪徒问他如何是好？

张作霖接着压低声音说：“只要大家同意，我自有办法，希望大家严守秘密。”于是，他便把蓄谋已久的如何劫驾奉天将军增祺夫人的计划告诉给众匪，并要求他们依计而行。

果然，不久增祺的老婆在一条荒僻的小路上被劫持，连人带物被押解到附近村庄。匪徒们将劫来的人及车子都安顿停当，还单给增祺的老婆及贴身者安置到一间很好的屋中，并用最好的雅片烟款待增的老婆及随行人员。这些人看到土匪们个个非常“和蔼可亲”，心中甚感奇怪。张作霖又亲身招待随行的几个重要人员躺在床上吸鸦片烟，还表现出唉声叹气的样子，并说：唉，现在我们国家是如此的软弱，毫无国际地位，受尽外国人的欺凌，国内人民生活竟达到这般境地，真使我非常痛心呵！我们之所以当土匪，还不是被逼上梁山吗！增祺老婆的随行人员感到张如此谈吐文雅和牢骚满腹，很有些受感动，于是其中有一个稍有地位的人便上前来搭话：“我很同情你们的处境，我想我们将军来到奉天一定会有办法的，你们一定会有出头露面的日子”然后又说：“请问您尊姓大名？”张回答：“我便是张作霖。”这几个人一听是张作霖，不觉倒吸一口凉气。他们曾对张早有耳闻，说张是奉天著名巨匪，膀大腰圆，面貌凶恶、无恶不做，今日一见，张却是如此的文温尔雅，英俊的 20 多岁的青年人，心中甚是惊愕。张于是趁机将自己的身世和当土匪的经过坦率地说了一遍，而且加了许多细节，让人听后顿生怜悯之情。言下还流露出一股愤懑不平之意，对奉天将军增祺故意表示非常怨恨，说增到任伊始，不分青红皂白，就要严拿清办，使我们有口难辩，不过干我们这个买卖，个人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了！那个随员接着说：“依我之愚见，长此与政府作对，没有什么前途还不如弃暗投明，归顺朝廷，才是正道。”随后问张：“倘若有这样机会，尊意如何呢？”张回答说：“我们走上这条路是万不得已，倘若有朝一日能为国家

效力，我等当万死不辞。但听说增将军本性固执，恐他一时难以改变态度。”张然后问道：“你们究竟是哪一个山头的，哪位太太又是何须人也？请放心，张某决不会加害于你们”。那个随员思索片刻说：“待我回禀太太，取得她的吩咐再同你谈。”于是，随员立即禀告增祺老婆，并将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作了报告。增祺老婆当时想，一来为了解除眼前的急难，二来应替增祺去一地方治安的大患，论公论私都应见张一面。决定后，她让随员告诉张她的身份，并愿意与张一见。张入室行了大礼参拜，低首站立说：“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受惩罚。”增祺老婆见张对自己如此毕躬毕敬，亦很受感动，然后说：“我原在省城时，就听说绿林各帮与增将军为难，特别是你的声名很大。现在路上巧逢，想不到你如此厚待我们，深表谢意。适才听了下属报告关于你的过去和你的愿望，我很同情你，我想你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年轻人，而且又有实力，倘能迅速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前途无量。我想你也一定会这样做，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达奉天，我一向增将军建议收编你们为奉天地方效力，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你的出路，何乐而不为呢？不知你意下如何？”张赶忙道谢，并显得非常诚恳地说：“倘有一天不才能投到增将军麾下，为国效命，有生之年，决不忘太太大恩。”随即辞出，立即命令匪众将所劫东西全部查点清楚，寸草未动。增太太和部下大受感动，拿出 5 锭纹银赏赐张的部下。张婉言谢绝说：“只要有出头露面之日，那就令人终生难忘了。”于是增太太等人平安回到了奉天。

增祺老婆回奉后，将中途发生的事情及自己的对张的许诺详细说给了增祺，并对张大加赞许，说张文质彬彬，并非一般鲁莽强悍之辈。增听后亦很受感动，于是，向清廷禀明张的情况，并征得了清廷的同意。不久，他使命新民府将张作霖收编。

收编后的张作霖，整天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为达到“要当

官，先当胡子后招官”的目的，他极力讨好新民府，拼命为清政府效劳。

为了表示他效忠朝廷，张作霖不断消灭和火并其他匪帮，而且“成绩卓然”。增祺知道张的“剿匪”事迹后，特令其到省城晋见抚慰。狡猾的张作霖唯恐受骗，遂让其“把兄弟”张景惠顶替，不料被增祺识破。增祺和颜悦色地说：“只要你们真能为朝廷效命，我就一定准许你们戴罪立功，咎往不究，决不会欺骗你们的。”

于是，张作霖高举所谓“为民除害”、“为清廷效忠”的大旗，大肆“围剿”其他匪帮。一两年的时间，便使匪帮所剩无几了。

为了他个人升官发财，早已将他的“哥们义气”、“侠肝义胆”抛之九霄云外，加之又是“名正言顺”，不管是“拜把子”还是“义父”，谁妨碍他的仕途，他就向谁开刀。

杜立三，是辽西一带的著名悍匪，力量雄厚，加之他的匪徒个个精骑善射，在辽阳一带声名大噪。张在收编以前，曾和杜发生过矛盾，被杜打得大败而逃，后经人调停，结为“金兰之好。”杜虽为绿林胡匪，横行地方，但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却恨之入骨，经常率匪众出没时常打击俄军，但同时对地方人民亦“烧杀抢掠，无恶不做”，以至于“当地人物赴省控诉者，案积盈尺。”奉天府几经围剿，均无济于事。1907年（光绪33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命张作霖对这支悍匪严加缉拿法办。张深知杜立三是非凡人物，硬拼难以取胜，只能智取。他与同伙多次密谋，请杜到新民府赴宴，乘机诱杀，但都被老奸巨滑的杜立三识破。

张作霖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经过“深思熟虑”，便决定请杜的同宗叔父杜泮林出面“劝驾”。杜泮林是黑山县人，秀才出身，曾向新民府保荐过张，张对他感恩戴德，视为“义父”。于

是杜常出入在张的身边为张出谋划策。杜很讲江湖义气，把杜立三看成是自己的亲侄子，经常用《水浒》中的侠义英雄来教诲杜立三，深得杜立三的信任。张得知杜立三对杜泮林言听计从，便在杜泮林身上打主意，于是，他亲自到杜府拜见“义父”，表示说：“以立三的才干和力量何愁不青云直上呢！可是立三始终不肯回头，前几天因徐总督带兵到省，觉得他再这样干下去太危险了，特设酒席宴请他，再以最后忠告，可惜他反而误会了，不但来，并且说些闲话。这次请老人家来，就是为了此事，仍想请他前来共商进取。现在徐总督带重兵来奉天，决心要消除地方匪患。不象从前自家朋友，彼此可以相安无事，心照不宣了。立三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趁徐总督还没有动手的时候，我和沈知府力主招安，他要归顺是有把握的。老人家如果同意，拟请亲自出面邀请他前来，以免再发生误会。”但很怕杜泮林信不过，便亲自带杜泮林见了殷鸿寿委员。杜听了这番花言巧语，对张的话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给杜立三写信，告之省派人来招安事属实，并在信中说：“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希望他接信后速来新民府晤面，并一同随殷委员进省。

杜立三接到杜泮林的信后，感到堂叔的规劝是有道理的，决定不放过这次招安的机会，前往新民府。尽管他非常警惕，但毕竟寡不敌众，终于被擒，并于当晚被枪决。

杜泮林得到杜立三被骗杀的消息后，大为恼火，大骂张作霖不讲义气。张诡辩说：“杜立三凶狠残暴，恶贯满盈，我奉总督之命为地方除害，这正是大仁大义。事前所以不同老人家说，因怕事机不密，就要大动干戈，这样一来所全者大，所杀者小。老人家为了侄儿，情因有所堪，如以大义灭亲的道理看去，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次兵不血刃，而地方除一巨患，完全是你老人

家的力量，我张作霖决不贪天之功为己功，一定要报请徐总督以优奖叙。”一番话，讲得杜泮林笑哭不得。足见张作霖对厚黑学研究之深。最后老先生无可奈何地对张说：“死者不可复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希望你对他的身后，加以照顾，对于其他部众有所安抚。你赶紧向总督报功去吧！前途远大，好自为之！”言下老泪纵横。张显得非常痛快，当面答应对杜立三的家属一定尽到朋友之情。

其实，卖友求荣的张作霖并未实现他的诺言，在捕杀杜的同时，早已派人去包围杜家，杜家老小早有准备。于是，他将杜家的财物纷纷掠去，据为己有。张这种“铁面无私”“大义灭亲”的精神，使得总督深受感动。张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久便得到提升，而且官运随之大昌。

张一边“剿匪”，一边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很快将自己的5营兵力扩充为7营，增兵达到3500人以上。但张在剿匪的过程中，土匪本性并未改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东北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1909年以后，张作霖一方面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加紧与其勾结，不断在军火上得到接济，扩充武力；另一方面为了继续高升，在寻找新的“立功”时机。真是天赐良机，他从镇压奉天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人民的血泊中，终于攫取了更大更多的权势。

辛亥革命前夕，东北的革命浪潮亦是风起云涌。武昌起义后，东北的革命党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当时，清政府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闻讯后，赶忙召开紧急会议，最后决定与革命党人血战到底。当时，有人建议赵，为了确保总督府的安全，应调张作霖来。

老奸巨滑的赵尔巽深知张的为人，不敢赖依重任，于是决定

密调驻防通辽的吴俊升率部开往奉天，以防万一。但这一消息被张的“把兄弟”张景惠探知，并报告了张作霖。张认为良机不可错过，于是未经赵允许，擅自调动所部，立即赶到奉天。赵见张进城来见，颇觉奇怪；张对他说：“由于时局紧迫，唯恐总督身边危险，乃迫不及待，先行率兵保驾若总督认为未奉军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严惩”。赵见事已至此，迫于形势紧急，只好默许。而后由赵补发一张调令了事，待吴俊升接到调令时，尚在云雾中，等他弄明情况时，已是时过境迁了。

张作霖进驻奉天后，赵尔巽给他讲了奉天的形势和自己的苦衷，张当即表示，坚决为大帅效犬马之劳。赵任命张为“剿匪”司令和奉天城防司令，统率 14 营，5000 多人。张进城后首先对新军首领蓝天蔚和革命党人张榕等进行了血腥镇压，以此作为他的“进荐礼”。

张的这一举动，深得赵的信任。于是，张又乘机招兵买马，他的部下不仅都得到晋升，而且遍布奉天各地。当时，张疯狂镇压革命，赵一再向袁世凯夸赞张的“功绩”。同时，袁世凯为了积极筹措称帝，也有意拉拢张，充当其反动鹰犬。1912 年（民国元年）改编军制时，张被任命为二十七师师长，使他掌握奉天的军权。至此，张作霖终于踏着革命党人的血泊，攫取了高位，组成了奉系军阀军团，唱完了他发迹的第一台戏。

随袁起家 称霸奉天

1912 年 11 月，赵尔巽因年老不愿当官，力请辞职，袁世凯便任命曾当过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的张锡奎为奉天当都督，张作

霖极表欢迎。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竭力排挤国民党，国民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动了第二次革命。袁世凯对南方用兵，需要有个稳定的后方。这时张作霖的二十七师在东北已是一支重要力量。1913年3月31日，袁以筹商边疆政名义，召见张作霖进京。张作霖不知袁世凯要他进京是何用意，有些担心，但又不便推辞，和弟兄们商量还是决定进京，并作好了应付的准备，带领一营卫队进了北京，下榻在奉天会馆。由侍卫长荫昌陪同，进了中南海，晋謁袁大总统，袁世凯态度和藹，看来并无恶意，勉励张作霖说：“辛亥革命以来，东三省形势危险，全仗军威镇慑，赖以有今日之安宁。嗣后仍当振刷精神，为东三省人民谋幸福，本总统有厚望焉！”张作霖得到袁世凯的夸奖，紧张的心情一扫而光，痛快地回答：“维持大局，保护公安，乃是军人的天职，断不敢稍有疏忽，致负大总统的委托。”张作霖这次进京，受到大总统的召见，从政治上、感情上和袁世凯更接近了，站在袁世凯一边反对国民党。袁世凯对南方用兵的同时，指使北洋将领攻击国民党。1913年5月13日，张作霖、冯德麟等人致电袁世凯，诬蔑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的革命行动为谋取“私图”，扬言“为我庄严璀璨的中华民国扫荡妖氛”。

满清时有个规矩，不准在本地作官，到了民国，这个规矩也不适用了。张作霖当了二十七师师长，不断扩充实力，影响也越来越大。袁世凯对张作霖既要利用，又怕张作霖实力膨胀，一旦成了气候难以控制。1914年8月，袁世凯曾想把他调开，给一个护军使军衔，此事让陆军总长段祺瑞办理。段知道张作霖不是好摆弄的，担心张作霖不干，来个自由行动，影响东北局势，便给张作霖通个气，果不出所料，张作霖立即识破所谓任命护军使，这是调虎离山，奉天是他的发祥地，他是不会离开奉天的。

张作霖致电段祺瑞，表示不能离奉的坚定态度，说：“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中央欲以护军使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他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袁世凯调张作霖出奉天的消息，不胫而走，奉天绅商上书袁世凯挽留张作霖的请愿书 9 月 12 日在《盛京时报》上发表，称：张师长生长本土，习知奉事，自宣统三年移驻省城，越明年编制戍师，未尝一迁师部于他处，城关商民以及驻奉各国官商，深望依庇”。袁世凯欺软怕硬，见张作霖不愿他调，又有绅商挽留，只好作罢。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不过瘾，还想当皇帝，窥探北洋将领对帝制的态度，轮流电召各省将军入京述职，就帝制问题进行试探。从 1915 年 4 月 7 日起，应召入京的先后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张锡奎、湖北将军段芝贵和驻防奉天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袁世凯召见张锡奎时，张对复辟帝制有所疑虑，说：“外交吃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当多加考虑，以免引起温邻天涉”等不中听的话，复辟帝制是袁世凯的既定方针，袁自然听不进去。张作霖头脑机敏，袁在接见张作霖时，由雷震春陪同。袁温和地说：“张师长颇能治军，二十七师很有些实力，称得上东北一支劲旅。”张作霖谦虚地说：“不敢，二十七师办得不好，请大总统多加指示”，袁世凯问：“奉天局势怎样，中日关系处理得好吗？”张作霖说：“奉天局势安定，中日关系和睦，作霖身为军人，谨遵大总统告诫不宜过问外交问题，只知保护地方要紧”。袁世凯叙过几句话，转入正题说：“咱们办共和办得怎样？”在共和之上加了个办字，言外之意，如果共和办得不好，还可以改变帝制，但是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张作霖回答得很巧妙：“作霖小小武职，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听部下说，咱中国上下五千年，

论文明天下第一，光绪皇帝办好了立宪，照样可以国富民强，至于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办下去怕不容易。”袁世凯深沉地点点头，对这些议论，未加可否，心里却很高兴。接着勉励说：“张师长作战英勇，治军有方，殊堪嘉许，好自为之，可进公侯之位”。张作霖听袁世凯的话有弦外之音，说：“作霖不才，只有一个心眼忠心报国，行动听大总统指挥，前程全靠大总统栽培。”张作霖回到奉天会馆时，袁世凯派人送来许多古瓷名画。来人说：大总统说张师长喜欢这些，特派我们给张师长送来。张作霖自然感谢万分。

袁世凯想当皇帝的阴谋，张作霖从召见中已有所察觉，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大造复辟舆论，以此巴结袁世凯。1915年9月张作霖向袁世凯发出密电，称：“作霖日前在京觐见时，曾痛言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于一身，仰荷鸿慈，不加以冒昧之罪，感激刻骨，复蒙一再赏赐物件，自顾何人，叨兹异数，虽肝胆涂地，亦不足以图报万一”，“作霖行年已四十有二矣，位至中将，子女数人，田产亦足以仰事俯蓄，今日之言，实为国计，非为希荣计，若有二心，天实殛之，我大总统若不俯顺舆情及将士之心，诚恐天下解体，国家之祸更不堪设想矣。”

袁世凯召见他的老把兄张锡奎，张当面表示不赞成复辟帝制，心里老大不高兴，借口张年愈70，不宜担任现职，将张调离奉天。奉天是个重要省份，赞成不赞成帝制，至关重要。袁世凯把湖北上将军段芝贵派到奉天，任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

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1886年入武备学堂，毕业后派往日本留学，1892年回国在军械局任职。1897年投靠袁世凯。历任新军第三镇统制、督练处总参议等职。此人政治声誉很坏，在清末，以重金将天津名妓杨翠喜赎出献给庆亲王奕劻的长

子载振，换取了黑龙江巡抚要职，经报界披露，未及赴任既被免职。他是袁世凯的干儿子，人称甘殿下，在各省将军中，他是惟一参与袁复辟帝制的将军。段芝贵到奉天之后，笼络张作霖，军务之事不甚过问，以示对张作霖的信任，把主要精力用在谋划恢复帝制上，以便取得王侯之位。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日益明朗，北洋军的将军们纷纷劝进称帝。段芝贵联合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芑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润等 14 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正大位。段芝贵又要张作霖、冯德麟等 19 人向袁世凯呈劝进请愿书，称：“实非改进君主制度，不足以奠邦基于盘室”。10月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赞成共和还是赞成帝制。奉天省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在张作霖率部监视下，公民“一致”赞成君主立宪，12月11日，袁世凯被参议院“拥戴”为皇帝，年号为洪宪，论功行赏，册封群臣。封张作霖为二等子爵，在袁世凯看来已属破格，但是张作霖觊觎奉天将军，并未得到，大失所望。

袁世凯的复辟、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云南督军蔡锷首先举起讨袁大旗，其他各省相继响应。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亲自调兵攻打云南。1916年2月，袁世凯电召张作霖进京，要张出兵保卫帝制，许以事成封爵不成问题。张表示“愿为前驱”，要求补充饷械，袁慨然应允，张把饷械搞到手，却迟迟不肯用兵，静观事态发展。

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失败，段芝贵成了祸首。奉天省议会、各界代表及绅商，揭发段芝贵动用省库 20 余万银饷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张作霖、冯德麟对袁的封爵也很不满，特别是冯

德麟封他二等男爵，拒不接受，对段恨之入骨。借此机会，冯德麟想撵走顶头上司段芝贵，他找张作霖商量，张当然愿意。张作霖问怎样驱逐段，冯说：“这个不难，由我们二十八师扮黑脸和他发生正面冲突，由二十七师扮白脸，用吓字诀“逼段畏罪离奉”，张作霖说这个办法好，同意共同逐段。

有一天，张作霖向段芝贵报告说：“冯德麟把兵开来了，要进城，他说你动用奉天省库银饷 20 万，要和你算账”。段芝贵虽身为镇安上将军，但是没有掌握军权，若是二十七师、二十八师不买他的账，他毫无办法。段听后十分紧张，问张怎么办？张作霖说：“不要紧，我们二十七师可以防备”。过了几天，张作霖又向段芝贵报告，说：“冯德麟全师都出来了，非要进奉天不可”，又说：“现在二十八师联络奉天各界团体，还有二十七师部分官兵联合起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我师也不好动武”。段听说惩办帝制祸首，吓得浑身发抖。张作霖劝段暂时避一避，段芝贵立即电请袁世凯赴津养病，经准许，段乘专车携巨款和军械，连同卫队离开奉天。张作霖等到车站欢送，并赠送大批礼物，请段“早日归来”，并派孙烈臣旅长率一个营护送。专车经过勾帮子车站，被冯师一个团拦住去路，团长邱恩荣持电报二件，一是以奉天各界法团名义，一是以省议会及二十八师全体军官名义，其内容：段芝贵为帝制祸首，奉天人民拟正处以应得刑罚，竟敢携省款 20 万元并大宗军械，畏罪潜逃，奉天人民无不发指痛恨，电请汲旅长派兵就近截留押赴奉天”等语，段见电报手足无措，把电报拿给孙烈臣看，孙故作不知，说我回去问问，段不得已下令将官款银箱和军械卸在站台上。许久，孙烈臣上车报告段芝贵，经电话联系，张师长说：“奉天各界群情愤怒，一定要专车返回奉天，经张师长与各界人士磋商多时，才答应不扣专车，但官款和军械务需清点留下”。段芝贵胆战心惊，连忙点头认可。这样，

段芝贵专车才得安然开往天津。

段芝贵不敢再回奉天，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这时奉天议会和各界商绅主张奉人治奉，而袁世凯已失去昔日的无上权威，威望一落千丈。不得不考虑地方的呼声，征求段芝贵的意见，段对冯德麟驱逐他，怀恨在心，他觉得张作霖一直对他很“尊敬”，遂推荐张作霖继任。1916年4月22日袁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代巡按使。袁世凯又觉得不给冯德麟适当官职，奉天也不会安宁。4月25日又任命冯德麟为帮办奉天军务。7月6日，北京政府实行地方官制改革，将将军改为督军，巡按使改为省长。张作霖又改任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冯德麟改为军务帮办。北洋军阀时期，把督军称为大帅，从此，张作霖也就称为张大帅了，掌握奉天省军政大权，成了名符其实的军阀。

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他的官邸也建成了。他在任二十七师师长期间，购置了道台荣厚和江浙会馆旧宅，然后全部拆除，1914年开始动工兴建具有清代王府建筑特色和适应辽南生活习惯的三进四合院建筑群，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6万平方米，1916年建成。这套建筑群既是张作霖的办公官邸，也是家属居住的私宅，人们习惯称为大帅府，奉系军阀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决定的，是奉系军阀的政治中心。

巧施计谋 排冯夺权

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省督军兼省长，冯德麟为军务帮办，引起了冯的极大不满。在他看来，他和张作霖同为绿林出身，受招后官职相同，民国初期又同为师长。现在奉天省军政大